

很流行的一句话:“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与远方。”很喜欢这句充满憧憬、充满希望,也充满浪漫的话。“远方”代表人们对未知的好奇与向往,以及跃跃欲试的冲动与体验;“诗”代表着理想和遐思,代表着对凡俗生活的暂时性隔离与放浪一把的躁动和渴求。诗在远方和远方有诗如出一辙——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既是身心的释放,又是灵魂的荡漾。

# 诗与远方

陈圣来

在手头一本即将出版的书籍中,我读到更现实也更贴切的诠释:“旅游是浪漫与世俗间的游走。往往始于浪漫终于世俗:日复一日,平淡无奇的日子过久了,就会想去别处看看,以为那儿是新奇神秘的远方。待走近看,其实是人家的世俗世界,人家住腻的地方,讲腻的故事。回家,常常最强烈的感觉是:家,真好!平淡的生活,多好!但人们并不因此而放弃旅游。体验他们的不同文化,也是

一种新奇的视角,常会触动你感怀人生,也许回家更潇洒。”这是《浪漫与世俗间的游走》作者方筱丽的感受。讲得真好。

方筱丽学哲学出身,也许在她的本能中蕴含着哲学的思维,虽然这种思维用了世俗的语言来表达。法兰西伟大诗人、都市漫游者波德莱尔在他的诗集《恶之花》里写道:“真正的旅行家乃是为旅游而旅游的人。”旅游是目的。这就从文化意义上还原了旅游的本质。其实,生活中多数的旅游都蕴含着这层本质意义,旅游更大的意义在于调剂生活、调剂情绪、调剂精神,或者概言之,调剂生活的节律,将空虚和无聊暂时从生活中剔除。从这一点来说,旅游与节日的功能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所以旅游与节日已成为休闲经济的两大支柱。在这世俗与浪漫之间,在这平静与萌动之间,方筱丽完成了她一次次诗和远方的追逐:美国、秘鲁、英国、意大利、

随波逐流的人生,关键处也就几步;懵懵懂懂的少年,醒事时无非一念。

“醒事”一词属于四川方言,就是懂事的意思。回头看,我醒事在1972年2月初的一个晚上,在成都西南建筑设计院大院里。那天晚上十点钟,我将坐火车离开成都去上海读书,两年中学读书期间如果完成户籍迁移,那我将在上海生活下去。这一晚,是多大的人生转折啊!

对于少年的我,这个转折有些惊悚,告别熟悉的同学、邻居、朋友,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。最令人难过的是,父母告诫此事不准走漏风声,瞒住所有人。悄悄撤离,没有告别,也谈不上欢送。这一年,我仅十四岁。

晚饭后,我到院子里走走。心想,最后看看玩伴。我们这个大院坝,办公楼和家属楼在一起,还有食堂、拱顶会堂、医务室、幼儿园以及一片树林子。我出门后,先来到食堂。这里摆了两个石磨,供职工水磨糯米粉,春节包汤圆。都是职工子弟在推磨,还有人排队。看见小梁在磨粉,他

妹妹在边上帮忙往磨孔里加米。我问,磨了多少啦?他答,快好了,最后一袋。他问你们今年不磨?我虚应,春节大概去重庆。他又说,你们没空的话,我可以帮忙磨,带到重庆去吃,自己磨的好吃。他的朴实令我眼眶酸胀,赶忙抢过他手里的摇柄说,我帮你磨会儿,过过瘾。我转头对他妹妹说,你帮忙加米。少顷,又无话找话跟他妹开玩笑:你这满头鬓发真漂亮,还省了烫头的钱。小梁诧异地望望我,露出迷惑的神情。我看出他的不解。其时我在院坝里很捣蛋,人嫌狗恨。他肯定觉得今晚我很反常,难道“浪子回头”?十几年后相遇,小梁开着五菱面包车送货,他妹开着宝马兜风,人称“刨花脑壳”,靓妞一枚。

离开食堂,在树林里遇见邻居矜子。她比我高一年级,用当年的赞美词,那叫一个飒爽英姿。前些时候,我俩私下交换禁书看。我给她《金陵春梦》,她给

# 十四岁醒事

俞果

你的书精彩,不换你也不吃亏。她脱口而出:你的书危害性大,我的书保尔也喜欢看,算革命书籍。她把“精彩”和“危害”作了替代,实在是高。我不能说我将远走上海,只得低头不响。她说,没关系,危害大的东西放我这儿,以后你想要了再换回来。我感激地点点头。



路上陆续碰见几人,大都是泛泛之友。我一律主动上前,深情款款地聊上几句。有的凑合着敷衍几声,有的干脆还以白眼,甚至嘴角一撇骂声“怪物”。即便如此,我还朝着人家甩袖而去的背影挥手致意。

回到家,心情大好。突然觉得说几句好话、帮人小忙,竟有种如释重负的舒畅。今天想来,这其实是心理上类似于自我救赎意识的一种补偿,人生修为中的一种放空。当时不懂这些,只感到

愉悦。然后,以此去面对听不懂的上海话,面对陌生的人和事,乃至那长达48小时的坐得小腿肚肿胀的艰难旅程。

十四岁醒事,且一晚之间。想到就去做,做了就开心。于今细思,无意识的醒事之始,已经暗藏着潜意识的开枝散叶。到上海后,我当时希望报不进户口,这样可以重回成都。但一年后,以过继给姑妈之名户口入沪了。我的几位堂兄堂姐口说莲花:我们迁出户口上山下乡,依倒乡下人进上海。毕竟醒事了,我颌首低眉说:不好意思,成都也是省会城市。住在三伯家两年,他有两个儿子,五口人十六平方米,局促的空间换得亲密的关系。毕业后,我留在了上海。半个世纪一路走来,大致安常顺意。

醒事做人,更事识人。人生可以不悟道,但不能不醒事。醒事也叫“醒火”,普通话为“醒豁”。浑沌凿窍,告别蒙昧。没有1972年春节前那一晚的醒事,我寂寞孤独之身,何以跨越半个世纪的坎坷与崎岖。一个人何时醒事,难说。但于我,总感觉是天眷顾。

冰岛、埃及……

大凡旅游者都不同程度具备这三个自由:时间自由、财务自由和身体自由。具备这种自由者在中国旅游者中占比越来越高,某种程度上那就是都市高品质生活的标志,是富足起来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于是,单反照相机成为国内许多驴友的标配,美篇成为这些驴友的回作业。但是,真正将这些美篇付梓出版的却凤毛麟角。翻阅方筱丽的书稿,不仅照片照得好,而且她的游记明显木秀于林。她将所见所闻用细腻的笔调娓娓道来,且常常信手将相关的历史、地理、人文、风俗等

知识,以及电影、绘画、小说等作品中的情景相勾连,并把自己的经历、感受、联想、乡愁等融入旅途叙事中,使她的游记更立体更厚实也更丰腴。王国维把中国的古诗词分为“无我之境”与“有我之境”,方筱丽的游记肯定属于“有我之境”,因此,她的游记更接地气。



方筱丽的出游,既是一种游览,亦是一种考察,也是一种追寻。比如,她游览那不勒斯,不仅如数家珍般地介绍她参观的那两座博物馆,而且将博物馆的馆藏展品像解说员一样向你讲解。然而,我更赏识她作为一位普通游客随意地漫步在那不

古人如何爱赏荷花?《拾遗记》里记载,汉昭帝用荷花制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植物口气清新剂:“花叶难萎,芬馥之气,彻十余里。食之,令人口气常香。”这种名为“低光荷”的莲花一时间风靡汉宫上下,宫人时常咀嚼,气吐如兰。史书中说到,武则天采百花

制作糕点,引得民间纷纷效仿,将荷花捣碎酿成“碧芳酒”。慈禧直接将荷花瓣裹上面粉,炸成“金黄酥”,香味馋哭了官墙外大街上的小孩。杨贵妃喜爱莲花,唐明皇将华清池加入莲花元素,称“莲花汤”,传记:“太液池有千叶白莲,数枝盛开,帝与贵戚宴赏焉。”

# 赏荷

那秋生



观海系列——故园新影 (纸本水墨) 毛冬华

那年暑假,班主任老师明确:明人、阿多、山禾和小黑皮,还有一个黄毛女生,为一个小小班,明人是小班长,规定每周得集体做两次作业,确保暑期作业完成。

天热,阳光炙烤着大地,坐在屋子里,像坐在火炉旁,汗流不止。那是阿多家的客堂间,是几个人家中,最为宽敞的。阿多的外婆是一位慈祥的老太。起先她常会上几支棒冰,给小朋友每人一支。多半是绿豆棒冰,绿豆沙的冰块,顶头嵌着一溜绿盈盈的豆粒,咬上去凉凉的,甜甜的,糯糯的,满嘴生津,热气仿佛被驱逐了大半。

外婆后来住院了,小孩开始轮流买了棒冰来。有一天,小黑皮去买棒冰。回来时,一头涔涔汗水。棒冰裹在一条黑乎乎的毛巾里,丝毫融化。他把棒冰塞给他们时,不自觉地抱歉,说是只剩几支折断了棍子的绿豆棒冰了,棒冰本身一点没问题,就是吃起来,有点不太方便。几分钟的光景,阿多忽然说道:“噢,小黑皮哪去了?”大家四下里张望,真的不见小黑皮的影子。

山禾停止了吮吮,盯视着棒冰,细长的眼睫毛扑闪几下,狐疑地说:“我记得上次他给了我们棒冰,也失踪了一会儿。”明人也若有所思:“是呀。上次好像也是断了棍子的棒冰!”阿多在边上频频点头:“是,是,是。我那一支,棍子全没了,就一块棒冰了!这不是也太凑巧了,每次他买的时候,都碰上只剩这些‘残将损兵’?”

# 美食

又有一天 小小班活动结

# 七夕会

人才更详尽地了解,他们的日子过得挺拮据的。想到那断棍的棒冰,他心里从未有过的五味杂陈。

翌日上午的小小班学习。明人逐一关照阿多、山禾,千万别提小黑皮的事。轮到山禾买棒冰。明人又悄声叮嘱他,就买断了棍的棒冰。等到山禾买来后,他又宣布,今后,只买断棍的,我们还是小学生,该省钱的。大家都举手,小黑皮眼一红,也高举右手手臂。

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。在海外受聘任教的小黑皮回国探亲,他请了几位发小兼小学同学叙聊。都是花甲之年,除了瞳仁清亮,时光在他们脸上已留下了诸多痕迹。那天,七月流火。坐在温度湿度都十分舒适的房间里,感觉不到一丝燥热。聚谈甚欢。忽然,有一单外卖来了,是用大泡沫盒密封保温的。小黑皮诡笑着打开。竟是满满一箱,花花绿绿,各种形状,各种味道的棒冰!还有各色的冰激凌!

小黑皮缓缓地说道:“我总记得当年的这件事。你们不说。但是给了我理解和体面。我一直很感激。今天,这个虽已不合意,但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表示。你们想吃哪种就吃哪种,你们给我的真情,我就不会忘记!”

“这个时候,棒冰真是我们共同的回忆!”明人说。三人都伸出手。一阵清凉,舒畅地掠过心头。

“看到角马过河了吗?”

每个夏天来到马赛马拉的人,都会遇到这样的灵魂拷问,提问者或是沾沾自喜,或是满脸焦虑;被提问者么,表情也一样。

不过,渡河是迁徙,迁徙却不是渡河。虽然人类喜欢将动物大迁徙描绘成这个地球上最恢宏的史诗,但究其本质,不过四字:为了吃饭。角马、斑马、羚羊们为了赖以生存的青草,才年年在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和肯尼亚的马赛马拉之间奔波3000多公里,路线周而复始,种群生生不息。

7月中下旬,当塞伦盖蒂草原的食物不再丰盛,角马便一路向西北方向进入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。它们遇到的马拉河并不是迁徙途中经过的唯一河流,但那几乎是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界河,又有大量尼罗鳄聚集于此,才有了“天国之渡”的传奇。到了9、10月,角马又重新回到塞伦盖蒂新生的草原上,直到分娩产子,开始新一轮迁徙。

当然,渡河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有规律,很随意也很随机,有时角马会在短时间内来回两岸数次,更多时候是大批角马在河边集结,只要还有一口吃的,万事不着急。被逼疯的,只是闯入动物世界的人类罢了。

近十年间,几乎每年迁徙季,我都去了肯尼亚,也不过见到两三次大规模渡河。相比起河中角马的混乱场面,我只记得一时间飞沙走石、尘土飞扬,几十辆车上的人都争先恐后跑下来,拍的拍,看的看,把保护区里禁止的条款都玩了一遍。当然,法不责众,见好就收。这两年就不同了,为了防止游客乱来,管理员们早早守在几个著名渡口,尤其是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边境,连巡逻飞机都出动了。

我对渡河没有执念,更爱观察野生动物行为。掠食者当然不会放过一年一度的良机,无论狮群、鬣狗群还是单打独斗的花豹、猎豹都已经磨刀霍霍。进食画面几乎天天上演,近距离听到狮子咬碎骨头的声音,看到它们舌头上的倒刺舔掉隔膜,我的第一感觉是,饿了。

捕猎当然更为刺激,虽然大多是失败——大猫捕猎的成功率不足30%,但幸运如我,见过几次捕猎全过程,而且还是我最爱的猎豹。印象最深的一次,是三头年轻的猎豹冲向了角马群,分头冲散队伍,截住小角马扑咬,却没有咬它的脖子,最后,在一旁观望的猎豹妈妈上去致命一击,猎物终于倒地。在我看来,这不仅是一次捕猎,更是一次教学。眼前的厮杀固然残酷,但一样也充满温情,这就是真正的自然,不受人类意志左右,只受本能驱使。

许多朋友都会问我,看野生动物安全吗?其实,动物世界,纯粹,自然,哪怕弱肉强食,也是公平竞争,震撼心灵。

制作糕点,引得民间纷纷效仿,将荷花捣碎酿成“碧芳酒”。慈禧直接将荷花瓣裹上面粉,炸成“金黄酥”,香味馋哭了官墙外大街上的小孩。杨贵妃喜爱莲花,唐明皇将华清池加入莲花元素,称“莲花汤”,传记:“太液池有千叶白莲,数枝盛开,帝与贵戚宴赏焉。”

每个夏天来到马赛马拉的人,都会遇到这样的灵魂拷问,提问者或是沾沾自喜,或是满脸焦虑;被提问者么,表情也一样。不过,渡河是迁徙,迁徙却不是渡河。虽然人类喜欢将动物大迁徙描绘成这个地球上最恢宏的史诗,但究其本质,不过四字:为了吃饭。角马、斑马、羚羊们为了赖以生存的青草,才年年在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和肯尼亚的马赛马拉之间奔波3000多公里,路线周而复始,种群生生不息。

7月中下旬,当塞伦盖蒂草原的食物不再丰盛,角马便一路向西北方向进入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。它们遇到的马拉河并不是迁徙途中经过的唯一河流,但那几乎是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界河,又有大量尼罗鳄聚集于此,才有了“天国之渡”的传奇。到了9、10月,角马又重新回到塞伦盖蒂新生的草原上,直到分娩产子,开始新一轮迁徙。

当然,渡河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有规律,很随意也很随机,有时角马会在短时间内来回两岸数次,更多时候是大批角马在河边集结,只要还有一口吃的,万事不着急。被逼疯的,只是闯入动物世界的人类罢了。

近十年间,几乎每年迁徙季,我都去了肯尼亚,也不过见到两三次大规模渡河。相比起河中角马的混乱场面,我只记得一时间飞沙走石、尘土飞扬,几十辆车上的人都争先恐后跑下来,拍的拍,看的看,把保护区里禁止的条款都玩了一遍。当然,法不责众,见好就收。这两年就不同了,为了防止游客乱来,管理员们早早守在几个著名渡口,尤其是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边境,连巡逻飞机都出动了。

我对渡河没有执念,更爱观察野生动物行为。掠食者当然不会放过一年一度的良机,无论狮群、鬣狗群还是单打独斗的花豹、猎豹都已经磨刀霍霍。进食画面几乎天天上演,近距离听到狮子咬碎骨头的声音,看到它们舌头上的倒刺舔掉隔膜,我的第一感觉是,饿了。

捕猎当然更为刺激,虽然大多是失败——大猫捕猎的成功率不足30%,但幸运如我,见过几次捕猎全过程,而且还是我最爱的猎豹。印象最深的一次,是三头年轻的猎豹冲向了角马群,分头冲散队伍,截住小角马扑咬,却没有咬它的脖子,最后,在一旁观望的猎豹妈妈上去致命一击,猎物终于倒地。在我看来,这不仅是一次捕猎,更是一次教学。眼前的厮杀固然残酷,但一样也充满温情,这就是真正的自然,不受人类意志左右,只受本能驱使。

许多朋友都会问我,看野生动物安全吗?其实,动物世界,纯粹,自然,哪怕弱肉强食,也是公平竞争,震撼心灵。

# 大迁徙

钱晓艳



边看边聊

